



追踪 *ZHUI ZONG LAN BAO SHI* 蓝宝石

高宜/著

失踪700年的蓝宝石十字架忽然出现！马迪诺红衣主教的家族
巨额遗产由谁继承？《马可·波罗行记》的启示？

——这一切都源于几百年前的一个秘密……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踪蓝宝石 / 高宜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6
ISBN 7-5366-7771-5

I. 追...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703 号

追踪蓝宝石

ZHUIZONG LANBAOSHI

高 宜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陶志宏
责任编辑: 周世慧 钟丽娟
责任校对: 刘春莉
装帧设计: 黄俊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图文制作部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01 千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追踪 ZHUI ZONG
蓝宝石 LAN BAO SHI

目录 CONTENTS

引子 血腥玫瑰 / 1

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金小丑奖国际马戏大赛紧张表演之际，一个正在表演的中国女孩忽然倒地身亡！从北京赶来蒙特卡罗参加国际刑警会议的李警官在现场发现了一枚蓝宝石……

第一章 豪门夜宴 / 19

巴黎华人富商黎元庭大宅内今夜要迎接一位异常尊贵的客人；杂技团团长丁络文接到一通神秘电话，一件事让他从此心神不宁；希拉娜夫人所讲的“瞬间昏眩”和奇怪的家庭徽章……

第二章 史雾疑云 / 66

丹尼娅反复研究这枚纽扣上深深篆刻的那个古怪图案和字母，不由暗暗吃惊。这个纽扣上的图案，分明是一种法国贵族家庭的族徽。这种为家族制定族徽的作法，是法国古老贵族的传统。但是，眼前的这枚族徽却使丹尼娅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

第三章 万里寻仇 / 98

祸不单行！蒙特卡罗谋杀案刚过不久，丁团长家又遭遇有意的暗杀性爆

炸！案情太过蹊跷。是什么人要连连痛下毒手？两起案件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丁团长临终时嘱托的“高贵承诺”究竟是什么？

第四章 长河落日

/ 157

在小屋明亮的灯光下，丁圆圆和陆一洲看到了抽屉里仅有的两样物品。难道这就是“密友”千方百计所寻求的东西？丁圆圆如约登上高耸入云的圣米歇尔教堂，此时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又老又丑的东方男人，而这个自称是“密友”的人几乎把丁圆圆推下了万丈深渊……

第五章 生命之约

/ 185

莫边府战役中，弗朗克牧师收养了三个流浪儿。在一次逃亡过程中，弗朗克牧师身负重伤，生命危在旦夕。临终前，他向孩子们讲述了这个“高贵承诺”：700多年前，我们弗朗克家族的祖先，曾经陪伴马迪诺红衣主教穿越戈壁沙漠，向东方的古国走近……

尾声 高贵承诺

/ 209

当坐在壁炉另一侧的黎元庭把手伸到脖颈下，从衣服里面取出一枚式样相同的蓝宝石时，丁圆圆忽然明白了，这是四块完全相同的蓝宝石，是青铜十字架的四个顶端的装饰物，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引子 血腥玫瑰

没有警示，也没有任何预兆，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

如果不是那个欧洲女人抑制不住的尖叫声，全场的观众甚至一直以为是像敦煌飞天一样的中国女孩正在表演惊险的动作呢。

圆形的杂技表演舞台的中心处，一群队形整齐的骏马齐头奔跑，一个演技高超、姿势优美的女孩，在热烈的掌声中做出了一个曼妙精彩的马背上后空翻动作。接着，她没有落在颠簸的马背上，而是变成一朵轻柔的云絮跌落在地面。绕圈疾驰的骏马毫无知觉地从她身边掠过，巨大的马蹄在她身侧沉重地落下，振得地面轻微颤动，但它闲庭信步般无动于衷。这时，只有离得较近的观众才霍地明白了刚才那声惊叫的含义，因为女孩的胸前浸出一股鲜血，鲜血在翠绿色的绸衣上汪成一滩，迅速弥漫，变成一颗缀在胸前猛然肥硕起来的玫瑰。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刚才发出喊叫的那位欧洲女人，此刻她依旧坐在圆形马戏表演场一侧环形贵宾包厢里，眼睛瞪得如同充血，十只手指痉挛似的捂住惊慌失措的脸孔，大张的嘴巴把口红的鲜艳绽放到了极限。但很快，她慌乱地低下头，眼光躲闪着回避前方的人影，随着观众席上一大群观众惊讶地站立起来的同时，她一把拎起身侧的坤包，迅速消失在不远处的观众通道里。

今晚，是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金小丑奖国际马戏大赛进行的最高潮的时刻。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选手在这个传统式的马戏大篷中央舞台上，表演着各自精彩的节目。演员们大显身手，好节目联翩不断，看台上的观众也看得热血沸腾，兴奋不已。阵阵热烈的掌声，在大篷内阶梯式座位的各个角落间

此起彼伏。马戏表演场的一侧，有一位摩纳哥著名的电视台女主持人正在进行现场直播。主持人姿容秀丽，落落大方，她用最甜润的嗓音，向全世界报导着现场的盛况。在摄像机镜头前，女主持绝无矫揉造作之态。她用一种谈家常的方式，一会儿站一会儿坐，向人们讲述着各国演员的逸闻掌故，以及每一个杂技节目的独特色彩。随着现场一阵阵浪潮般的掌声，她的笑靥变得更加迷人，演说词也显得更加热情洋溢。

几头蒙古健马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从后台奔跃而出。马匹个头不大，貌不出众，但懂行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几匹马个头适中，训练有素，聪敏机灵，似通人性。先是四匹马排成一排，步调整齐地伴着音乐小步跳跃。接着，它们又拉成一长溜，绕着圆形场地奔跑。几个紧身打扮的女孩子从后台跑出来，为首的一个翠衣黄巾，手把旌旗，轻巧地跃上第一匹枣红马。女孩高高地站立在马鞍之上，与奔跑的骏马卷成一片鲜红的火焰。观众席上顿时掌声雷动，呼声四起。

女解说员的声调忽然变得高亢起来，兴奋里明显带着倾慕之意。“各位亲爱的观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看到这位在马背上像火焰一样辉煌耀眼的女孩子了吗？请你们注意，她的面容是多么娇俏，她的身姿有多么敏捷，她的骑术又是多么优美啊！这个可爱的女孩子，这位马背上的雪莲花，她就是上一届蒙特卡罗国际金小丑奖马戏大赛的得主——来自中国的杂技演员，杰出而又美丽的18岁女孩，梁雯丽！”

解说员甜美的嗓音，激情的介绍，赢得了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可以想象，此时在家中沙发上舒服地端坐，一边品尝咖啡一边观看电视实况转播的世界各地的观众，一定也在心中大声地喝着彩。

少女在马鞍上作出各种高难动作，赢得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最后，当她在马鞍上腾空一跃，让红旗在身下盘旋三圈之后，轻松落地。满场立刻进入了一个狂热的高潮，许多人从座椅上站立起来，向她发出热情的欢呼，更有人把帽子抛向上空，用脚使劲地踩着地板。少女向观众行礼、致敬，她双手高举，一张俊俏的脸蛋兴奋得发光。为了感谢观众的厚爱，中国杂技团团团长从后台走到前面，他站在帷幕前，用手挡住准备退场的演员。观众们再一次

热烈欢呼，梁雯丽追上仍然在奔跑的骏马，轻盈地飞身而上，像是一只飞舞的乳燕。接着，一个腾身转体一百八十度，向地面飞落。就在观众席倏地一片喝彩暴起时，少女竟然没有在地面站直，她好像在刹那间失去知觉，柔软的身子无声地跌向地面，像一朵从空中飘落的彩缎。这时，那位坐在贵宾包厢里的女人发出了一声恐怖的惊呼，女孩躺在地面一动不动，似乎已经失去知觉。惊恐万分的主持人跑上前去，把手伸向女孩的鼻端，接着就发出一声惊呼：“她断气啦！她断气啦！”

就连平素极富教养的蒙特卡罗市民们此时也无法安坐在观众席上了。人们先是极度肃静，互相间脸色煞白，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作何表示。接着，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阵低沉的骚动声，这声音有如蔓延的瘟疫一般在人群中传染扩大，最后竟变成了歇斯底里的翁鸣。一些太太们用纸巾捂住口鼻，发出压抑的哭泣声，而先生们则低声议论这个事件，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意外表示震惊和遗憾。演出场地上的演员们七手八脚地把少女的身体摆平，小心地放置在一块地毯上。马戏场顶灯依然旋转，彩色的光线在少女惨白的脸颊上掠过。救护车警笛震撼人心的长鸣由远及近，在场外刹时停顿，一位年轻的急救医生神色慌乱地冲进现场。他紧张地抬头看看嗡嗡声不断的观众席，指挥助手打开急救包和救护车折叠床，他俯身测量少女的脉搏，把听诊器塞进衣领，但立刻就倒抽了一口凉气。少女的体温已经冰凉，脉搏更是声息全无。他感到绝望，竟束手无策地把目光投向观众席。看到医生的慌乱，观众们都知道女孩子没有救了，整个场地逐渐安静下来。医生叹口气，挥手叫人把少女已经变得冰冷的身体抬出演出场，放进救护车，向医院奔驰而去。急救车刚刚离开，警车紧接着呼啸而至。一小队警察神色慌张地出现在表演场中央，个个低头挺胸，时不时从帽檐下瞥一眼看台上的观众。

杂技表演场上发生的可怕一幕，通过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把信息传遍了欧洲和整个世界。蒙特卡罗震惊了，欧洲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医院的检验结果很快公布出来——少女是中了某种比腹蛇剧毒更加可怕的神经毒素袭击。原来，在女孩子表演到最后一个后空翻落地的动作时，有一枚神秘的钢针向她发动了突然袭击，这枚被某种剧毒药液浸泡过的毒针，以极高的

速度向她发射过来，立刻穿透她单薄的丝绸外衣，直插胸口。从中镖到毒素发作仅仅间隔了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在身体还未立稳之前，少女已经窒息死亡了。

二

《卡摩尔信使报》是法国南部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该报在蒙特卡罗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分社。分社的办公地点，设在城内最著名的诺埃里莫尼克大街一栋旧写字楼里，整整一层楼，拥挤着三十多名马不停蹄忙碌纷繁的员工，昼夜灯火通明。

此刻，已是夜晚十一点钟了，报社大楼里留下来值班的娱乐版记者是一位刚刚从巴黎艺术大学毕业的女孩。她金发垂颈，眼眸乌黑，一对薄薄的嘴唇紧张地抿着，她的名字叫丹尼娅。此刻，丹尼娅正在一台陈旧的电脑前起劲地敲字。

“丹尼娅，老板让你赶快一点儿，凌晨一点这篇稿子一定要上娱乐第八版。”助理编辑连门都没进，探头说完这句话扭头就跑了。

“知道啦！”丹尼娅冲他的背影喊了一句，“不过还要等十分钟，我要先确定到底是哪家获得金小丑奖才能截稿，现在托马斯还在现场等消息呢。”

看到助理编辑早已远去的背影，丹尼娅猛地敲一下电脑机壳，抄起工作台上的电话，自动拨出一串长长的手机号码。

“哈罗，托马斯，你还要让我等多久？”

“丹尼娅，抱歉，我，我……”电话声被一阵巨大而嘈杂的噪音打断，听筒里人声鼎沸，喧闹翁鸣，丹尼娅根本听不清托马斯到底在嘟囔什么。

“喂，喂，哈罗，托马斯……”丹尼娅徒劳地喊了几声，愤愤地把电话挂断了。但接着，桌上的电话像火警般响起来。

“哈罗？”丹尼娅抄起电话。

“丹尼娅，我是托马斯，现场出事故了。我需要支援，你能不能马上过

来？”

“我？老兄，我得请示上边。”丹尼娅一时产生一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但她很快就镇定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你让我怎么汇报？”

电话那头似乎沉默了，只传来不远处混乱的声音。

“丹尼娅，别耽误啦，快来！”

电话咔地一下断了。

房门被人猛地撞开，刚刚离去的助理编辑风风火火地冲进来，“丹尼娅，你，还有麦克，你们马上到总编室集合，有紧急情况！”

丹尼娅把手提电脑、照相机和手机一股脑儿塞进背包。这个背包是她学生时代的用具，没想到到了报社，依然能够派上用场。她跟着在楼道里奔跑的那几个人来到总编室。总编室里的电话声此起彼伏。

“你们几个立刻乘车到马戏大赛现场，不惜一切代价摸清内幕情况。花钱、拉关系、套交情，总之，不惜手段，不计代价，听清楚了吗？”

见几个人都有些懵懵懂的，总编又吼出一句：“具体情况助理编辑会在车上向你们详细交代。立刻出发！”

听到此，丹尼娅几乎要蹦起来了。她兴奋得双眼发亮，脸颊通红，手忙脚乱地跟着大家往楼下跑。丹尼娅刚毕业就能进入这家著名的报社工作，已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而刚上班不久，就赶上出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更了不得的是，总编竟然破格让她代表娱乐版前往现场采访。这样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

报社的采访车像救火车似的咆哮着，疯狂地穿过起伏弯曲的街道，向国际马戏大赛的现场狂奔。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中，助理编辑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国际马戏大赛现场出现了命案，受害者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姑娘，由于事发突然，猝不及防，人们甚至没有看到杀手开枪的位置，也没有人听到枪响。凶手是谁？出于什么动机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案？是凶杀，是情杀，甚至可能是政治谋杀。要知道，今晚的大赛场面有电视台的现场直播，画面会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接着助理编辑转向丹尼娅，“总编听说你在大学选修的外语是中文，今晚

你要靠熟悉中文的语言特长接触中方演员，你有把握吗？”

“我一定会尽力的，但能不能找到新闻不是靠语言，而是靠机会。”丹尼娅模棱两可地回答。

“干咱们这行，机遇和挑战永远并行不悖，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助理编辑对她的答复显然不满意，“今晚如果不是你会汉语，怎么能轮到你出场？”

“那好，我可是要不择手段接近目标了。”丹尼娅补充一句。

“放开手脚干，只要别违法，哪怕出点格都不怕，惹出什么事儿有我呢。”

“好，就等你这句话。”丹尼娅嘻嘻一笑，但肌肉立刻又绷紧了。

三

嗡嗡作响的观众席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黑头发黑眼睛有明显东方人特征的观众，在金发碧眼的欧洲观众中间，这两个人显得格外扎眼。在演出的整个过程中，那位男观众一直处于一种睡眠状态，脑袋半垂，眼睛无精打采地半眯半合。而在他身旁的那位女观众倒是兴致勃勃，情绪高昂。她目瞪口呆地望着表演场上每个惊险的动作，嘴巴半张着随时准备大声喝彩。很多时候，她又转移眼珠津津有味地注视着电视现场讲解员。灼热的眼光一会儿落在这位时髦女郎的装束上，一会儿又关注起她的举止。有几次她想推醒身边的同伴，发表一番对讲解员的评论，但看到他一脸疲惫的倦容，她又使劲忍住了。

当贵宾席上的欧洲女人惊声尖叫时，男观众已经豁然坐直，双眼瞬间射出炯炯目光，他的眸子精光四射，锐利无比。他迅速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不放过任何可疑的细节。

“小芳，记住刚才发出喊叫的那个贵宾包厢的位置。”

“是，队长。”

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李警官与他的战友警员小芳这次到欧洲是出席国际

刑警的一个交流例会，会后闲暇，热情的东道主便邀请他们参加每年一度的马戏盛会，并且为他们购买了最好的座位票。如果不是今晚有中国代表团的表演节目，李警官一定会婉言谢绝这个邀请。因为临出国前夕，他和战友连续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追踪一个大案子，案子还没有结束又直接乘坐飞机到了欧洲，他正趁此闲暇抓紧时间睡睡觉以适应时间差。只有小芳兴致勃勃精神亢奋，用她自己的话说，毕竟比李警官年轻七八岁。况且，虽说是第二次出国，但第一次本来要在意大利周游一圈，结果，被一个罗马戒指的案子纠缠住，从罗马火车站开始，眼睛光顾着盯紧前面的目标了，连地中海沙滩曼妙多情的景致也没顾得及看上几眼。那趟差事儿，等于是没出国。所以，这次出国开会，小芳自认为应该算是第一次海外出差，手头没有案子压力，自然心情激荡，精神抖擞，兴致昂扬了。

今晚的演出遭遇如此重大的变故，不得不提前结束。连从开场以来一直摆放在主宾席前那尊熠熠闪亮憨态可鞠的金小丑和银小丑奖杯也遭到意想不到的冷落，被人收拾起来，塞进木箱。观众在主持人恳请大家谅解，并宣布今晚演出就此结束以后，按顺序平静地离去了。几千人在突发的变故面前，自始至终没有人表现得过于惊慌失措，更没有人在退场时前呼后拥。他们都沉默着，带着凝重的表情依序退场。

安静下来的马戏大篷空旷冷清，环绕在表演场之外的观众席上一排排阶梯式座椅逐层升高，像是整齐码放的积木玩具。李警官和小芳走下观众席，来到摩纳哥警察临时围起的警戒线前，出示了证件，得到允许后，进入马戏场内与表演台相连的后台。那里，中国代表团的小演员们正惶恐地扎成一堆儿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稍微成熟一些的男演员们像卫兵一样围绕在这群女孩子周围，而此时女孩子们依然处于惊恐万分的状态，有好几个年幼的演员吓得哭个不停。李警官看到一个身材矮壮、动作稳重、领导模样的人正在指挥搬运道具，就走过去向他出示了证件。

“您是国内的刑警？”这个领导模样的人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如同是在梦中，“你们这么及时就赶过来了？”

说完，他自己也觉得这话讲得没头没脑，不由得有些慌乱，李警官打断

他：“你是这里的团长吗？”

“对对，我姓丁，一横一竖弯勾那个丁，丁络文，是这个杂技表演团的团长。”

“好，丁团长，我需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你尽管问，尽管问。”

李警官沉默了一下，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用夹烟的手指向团长比划了一下：“抱歉，忘记问一句了，这里可以吸烟吗？”

团长耸耸肩：“都什么时候了，谁还会在意这点儿细节。”

“谢谢。”李警官说，“梁雯丽是你的团员吗？”

小芳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瞟了李警官一眼，心里暗暗嘀咕：“这家伙，刚才不是睡着了吗？怎么连摩纳哥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介绍节目的法语都听懂啦？”

“对，是我的团员。”团长讲这句话时嗓音发颤，“她的父辈，甚至祖父辈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

“杂技世家？”

“对，国内著名的杂技演员梁海波大师的孙女。”

“可以给我一张有你国内单位电话号码的名片吗？”

“当然，当然可以。”团长用颤抖的手指夹出一张名片，递给李警官。

李警官仔细打量这张镶着金边的漂亮名片，继续问：“梁雯丽这次是第二次参加蒙特卡罗国际马戏大赛？”

“对，对，她去年得了国际马戏金小丑大奖，今年本来……”

“谁是她最要好的朋友？”

团长手指不远处身穿紫色服装的一个女孩子：“马澜，那个穿紫色衣服的女孩，她跟梁雯丽最知心了。”

李警官向小芳使了个眼色，小芳马上走过去向马澜打招呼。马澜瞪着一双依然惊恐未消的大眼睛打量小芳。由于还没有卸妆，她的眼睛显得又黑又大，眼影被泪水打湿了，眼圈周围一片模糊。

“我需要检查一下杂技团的装备和道具，现在方便吗？”李警官问丁团

长。

“没关系，反正现在即使回宾馆也没有人能吃饭睡觉，多耽搁一会儿没关系，我让搬道具的演员暂停一下。”

在与团长说话的时候，李警官的视线不时地扫向惊扰不安的演员们。这群以孩子为主的演出团体，此刻显现出了团结一致互相关切的精神。大家的眼光不时投向丁团长，好像这位身材魁梧的团长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儿。

团长随李警官简单地检查了几样与马术有关的道具，马鞍、马鞭以及各种纠缠在一起的笼套。所有的马匹此时都关在后面的一个装有马槽的院子里。李警长挨个抚摸马匹的身体、脖颈、鬃毛，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疑点和毛病。

一直陪伴李警官的丁团长似乎心事重重，少言寡语。李警官理解他的心情。出了这么大的人命事故，团长的心里肯定不好受。何况死去的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团里的台柱子，也是这次获奖呼声最高的梁雯丽。从身世上讲，团长与梁雯丽的家人很可能还是老世交。这样的境况下，他能够沉得住气，不显慌乱地协助李警官调查，已经显露出不凡的魄力和领导才能。

例行检查很快就进行完毕。李警官知道，摩纳哥警方一旦找到合适的翻译，马上会派人向马戏团了解情况和记录证词，所以，他不愿意多耽误团长的时间。

“这是我的名片，我后天一早就要飞回北京。很可能，我会在北京与你继续联系，希望你能够配合。”

“当然，当然，回到北京，向上级领导汇报后，我还要专门向公安部门汇报情况，那时候我会抓紧与你联络。”丁团长不紧不慢地说，同时与李警官紧紧地握手。

结束与丁团长的谈话，李警官向正在与马澜谈话的小芳打个手势，小芳跑过来：“头儿，我跟马澜还没有谈完呢。”

“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目前看，这个案子有可能不像我们开始时预计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我没有看出什么异样啊。”

“回头再跟你细说。现在，咱们到演出现场看看。”

“那里的摩纳哥警察还没有检查完呢。”

“差不多了。”李警官诡秘地一笑，“刚才路过，我看到他们都集中在表演场后台搜查。其实，该搜查的地方，他们很可能疏忽了。”

“他们会让我们跟着一块儿掺和吗？”

“看看这个。”李警官把手机递给小芳。

“你找施密特探长帮忙了？”

“我拿到特许，可以到现场协助摩纳哥警方取样。”

摩纳哥警方已经在表演场内忙活完了。死者已被移走，她躺下的地方，用白粉重重地描出轮廓。戴着白手套的法医和表情严肃的警员仔细搜寻了演出场地、观众看台以及舞池附近装饰高雅的环形包厢。他们检查得认真仔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李警官与小芳二人进入空旷的演出场，一位值班的年轻警员向他们敬礼，简单地介绍了几句。从这几句话里面，李警官得知他们的搜索毫无发现，整个案情此时还茫无头绪。他点头表示感谢，用手指贵宾包厢：“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看一看吗？”

摩纳哥刑警有些好奇地打量了李警官一眼，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进入现场，只对贵宾包厢感兴趣。他点头说：“请自便，我们的人已经把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翻遍了。不过，如果你们有任何新的发现，请与我们互通消息。”

“当然，我们会的。”

环形的贵宾包厢紧靠着表演场，是由硬木分隔出的一个个圆形的空间，像是环绕着圆形演出台的一片片花瓣。每个贵宾包厢的四周，都包裹着舒适的沙发座位。包厢正中，设置着一个固定在地面的硬木桌子，油漆的桌面是用彩色硬木拼成的漂亮图案。

小芳随李警官走进第一个包厢，发现这正是贵妇人发出惨叫的那个包厢。李警官扭头冲她咧嘴一笑，小芳被逗乐了。这个家伙刚才明明瞌睡得前仰后合，怎么能够判定贵妇人发出叫声的准确位置？

两个人在包厢里仔细搜索，但小小的包厢方寸天地，一览无余，没有任何

蛛丝马迹。小芳搬搬桌子抬抬沙发，发现家具都是固定的，中间又没有任何缝隙，简直无密可隐。李警官不厌其烦地把她翻查过的地方再看一遍。小芳拍拍手：“嗨，这个家伙肯定身无旁物，或者小心谨慎。也有可能，杀手根本就不坐在这个包厢。”

说到这里，她忽然顿住了，她发现李警官正在耐心地用指甲拨弄沙发与木板墙之间的夹缝。很快，一条被紧紧夹住的很细的红色绒线露了出来，绒线的颜色与栗色的沙发表面极其接近，不用放大镜简直无法察觉。渐渐地，绒线变粗变长了，原来这是一根结实的丝绳。李警官捏住丝绳的一端，往上一提，随着纤细的红丝线不断拉长，最后竟然揪出了一块呈半弧形的又小又光滑的蓝宝石。

“咦？你怎么发现的这根线头啊？”小芳佩服而又不解地问。

李警官歪着脑袋观察这个拴在红丝绳上的幽蓝色的宝石，随口答道：“如果你坐在这里，企图不被人察觉地瞄准什么，沙发会被挤成什么形状？能想象得出来吗？”

小芳按照这个思路把身子歪向沙发，立刻发现沙发的皮面压陷了下去，从而形成这样一个缝隙，当人一离开，隙缝立刻严严实实地合并起来。“哇，队长，你简直神啦！”

这是一个形状特异、颜色幽深的小块宝石。宝石的一个侧面呈整齐的直线形，但另一面，则呈现出三个像云朵一样的整齐的弧形。细小玲珑的蓝宝石表面圆润光滑，散发出荧荧的光。可惜的是，这不是一块完整的宝石，而很像是一块硕大的宝石被切割成几块的样子。这种宝石往往个体很小，价值不凡。如果这块宝石原本是完整的一块，那么，在没有切割之前，肯定体积硕大，质地纯正，无疑会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再仔细观察，如果把宝石放在光线下，很容易就能发现宝石表面密布着纤细整齐的线条。这些雕功精细的线条，构成了一个形象怪异的图形，但由于宝石呈半弧形，所以从这块蓝宝石上只能看到雕刻的局部。此外，在宝石的两侧，各有一只小孔，这一对孔洞，显然是为了把宝石固定在什么地方而专门设置的。现在，其中一只孔洞却被一条结实的红丝绳洞穿而过，使得宝石成为一件可以悬挂在脖颈上的宝石饰

物。

小芳仔细端详蓝宝石上的图案，她觉得这似乎是故宫院内放置的日晷的局部。

“知道这块蓝宝石的产地吗？”李警官自言自语地问。

“似整似断，雕刻精良，重量丰盈，很明显是欧洲风格的雕刻。”

“为什么？”

“上面刻度的数字是罗马字啊。”

李警官点头，把蓝宝石翻至背面。

“你看看这里。”他把宝石转向灯光的方向，小芳隐隐约约发现有一行小字。

“这里写的什么字啊？”

“咱们这样子看不出来，需要借助仪器。走，摩纳哥警方的人都撤光了，我给施密特探长打个电话，看能不能把物证带回去好好参详，我觉得，这宝石上的字迹很像是咱们中国的甲骨文。”

“我先用电脑把蓝宝石的图片扫描下来吧。”

“你把电脑也带来了？”

“我不会用杂技团的电脑吗？刚才我向他们临时借来了。”小芳一脸轻松。

李警官反复端详手中的蓝宝石，透过剧场明亮的灯光，隐约可以看到宝石表面精心雕刻的字迹和图案的痕迹。这些痕迹由于年代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隐约之中，只能判定一些既不像文字，又不像数字，而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符号。这些陈旧难辨的符号，有些像是身着奇怪服饰的人物，有些又像是兽头人身的怪物，还有一些则是牛马羊的轮廓或者某种生活用品的花纹。小芳借着灯光，用数码相机在宝石各个侧面拍照，然后把数据输入电脑。

两个人只顾着搜寻，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他们的对面，那些高高耸立的阶梯式观众座椅中最高层的两个椅背之间，露出一只竭力睁大的眼睛，这只眼睛乌亮机警，死死地盯住李警官手中那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眸子里充满了震惊和恐惧。

四

当采访车赶到现场的时候，出席马戏大赛的观众正按照顺序平静地退场。马戏大篷在月色下静穆而深沉，似乎在遮掩一个巨大的秘密。靠近大街的一面，警察布置了警戒线，黄色的警戒胶条把半个大篷围住，只在中间留下一条通道，供场内观众退场。现在，观众基本退场完毕，警察正在封闭最后一个出口。

丹尼娅跳下车，跑近警戒线，一个警察很快地走过来：“小姐，这里已经清场，请你不要靠得太近。”

丹尼娅把话筒伸到警察嘴边：“警察先生，我是《卡摩尔信使报》的记者，能请您把事故发生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吗？”

警察坚定地摇头：“小姐，你搞错了，所有记者早在十几分钟前就集中到新闻发布区去了。现在请你也离场，到发布区去等消息。”

跟在丹尼娅身后的迈克笑嘻嘻地说：“小姐，第一次面对这种场合吧？这里的警察全是机器人，他们不会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

丹尼娅冲迈克撇撇嘴，她看不到托马斯，心里断定他已经在新闻发布现场等待了。丹尼娅转着心眼儿，如果大家都挤到发布区去等新闻，报社还有必要再增派这么多人手吗？

街灯暗淡，月光如水，满天繁星在马戏大篷的背景后面晶莹地闪烁，像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背景。同车来的人都不知道钻到哪里去了。丹尼娅忽然心头一动，把背包往肩膀上一甩，扭头钻进了汽车停车场的黑暗之中。

丹尼娅是个马戏迷，到蒙特卡罗工作以后，她已经看过好几场马戏表演了。她记得在马戏场停车场后面，有一个平时专供演员出入的小门。为了方便和安全起见，演出期间小门内总是有一名值班警卫。

当小门被推开的时候，丹尼娅硬着头皮等待警员硬生生地喝叫。但幸运的是，值班室此刻空空荡荡，里面竟然空无一人。丹尼娅小心翼翼地把房门